

故乡风物

采菊太榆渠畔

刘文洪



加了一个家乡的微信群，偶然看到一则招聘菊花采摘工的启事，配两张蓝天白云、黛山花海的图片，脑海里马上蹦出一首首咏菊名诗。赶紧联系发帖人：“咱村里在哪儿采菊花了？”那头回音：“就在村东，堡子道上，太榆退水渠附近，到了跟前就看到了”。廖廖数语，满口乡音，只有同村人才能听明白。骑车从村北进村，再向南行一程，向东拐弯不远，就来到一座桥上。

桥就处于太榆渠与堡子道相交出的平面坐标系的原点位置。太榆渠是一条开挖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退水渠，东北起于榆次市界，沿途穿过潇河，从我村村东斜着划过，在村西南注入汾河，由此我村被汾河、潇河、太榆渠围成一座岛。渠水原本清澈，后来成了排污渠，不断淤积，既浅又脏，观感差了许多。欣慰的是这几年清淤后，水质清澈了，但要重现昔日风采，尚需时日。堡子道是到邻村王吴村的必经之路，因王吴村亦称堡子里，故有此名。

站在坐标原点四处望，除第一象限外，二、三、四象限都种着菊花，几十名采花女散在花海中。我进到地里，一丛一丛菊花矮矮的，有小腿高，齐齐地排列在南北向的垅上，垅与垅之间留出小沟，正好供人行走。

花丛枝头结满花朵、花苞。花开有小孩的拳头一般大小，黄色花蕊居中，白色雀舌状的花片有序地围着花蕊排成一圈，接着再大一号的花片再排成一圈……几圈下来，围成花球，如炸开一般。有的花片被阳光晒蔫，外圈的花片耷拉下来，就有一点憔悴。花苞还处于花骨朵阶段，紧致地缩成拇指般大小的花球，金黄色的，中间有洞，正在努力撑开，含苞待放的样子。

采花女眼到、脚到、手到，采下的花装进袋子，满了便起身挥手，站在远处堡子道上的后生接到信号，跑过来，将袋子背到路边，过秤并记录。采菊女边说边示范，只能摘炸开的头轮花，摘一斤7角钱。我问菊花能泡茶喝吗，她赶紧提醒，花的虫儿多，经常打药，不能直接泡水喝的，采回去还要加工脱毒才能泡茶。

虽已立秋，却是秋老虎发威的时候，骄阳似火。起身擦汗，展展腰歇息。只见东西两侧地里，尽是一人多高的玉米秆，叶子枯黄，与生机勃勃的菊花形成鲜明对比，似扎出两道篱笆；南北两侧直抵田地中间的浇地渠边，渠上几行杨柳依依。四面围出几十亩地盘，为菊花独占。站在太榆渠畔远眺小岛，视线越过玉米秆梢、树梢、岛上屋顶，就见西山如屏，挡在天边。

记得初学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时，年少的我，觉得诗中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等句子颇与我村地貌吻合，一度固执地认为诗人是当年来我村时写的，奈何村里没有种过菊花，在辩论中佐证不足。今天家乡补上菊花，完整地勾勒出该诗的风景。

俗话说：“五台山上拜佛，大同城里买铜。”铜，曾是大同这座千年古城重要的城市元素。据史料记载，大同铜器始于春秋时期，从用于战争的铜剑、铜戈到烹饪肉食的铜鼎和修饰妆容的铜镜，大同铜匠在两千多年前就拥有精湛的手艺。大同的铜器店也称铜匠店，销售日常生活中的铜制品。旧时在鼓楼西的院巷为铜匠店一条街，这里品种繁多，铜火锅、铜勺、铜瓢、铜漏勺、铜锅铲，大柜上的铜饰件，家具上的铜铰链、锁扣、锁具等应有尽有。其中就有“刮浆刀”和“令箭刀子”。

大同铜器都是用铜材浇铸，手工加工制作。过去天宜昌铜器店是大同声名最响的店铺之一。除制作、出售传统的铜制品外，还销售一种特色产品——“刮浆刀”。

“刮浆刀”不是刀具，没有切

割功能，它是裁缝的必备工具之一。蚕丝绸缎料子易变形、起皱，缝制衣服过程中，为了使其平挺，必须刮上一层薄薄的浆糊。“刮浆刀”韧性好，轻巧，不会生锈，是得心应手的刮浆工具。

制作“刮浆刀”的原料是“响铜”，它也是制造铜锣的最佳选料。制作时先浇铸成约一厘米粗的铜条，剪成相同长度，然后反复锻打，一头捶打扁平为刀头，一头拉细作柄把。刮浆刀全长约15厘米，柄长约7厘米，把柄先锻打成正方柱状，然后把

其中一小节扭转成油条状，便于握把。“刮浆刀”制作精美，纯手工打造的“刮浆刀”，不用模具，不用量具，生产一批不论30把或50把，形体、大小、长度、重量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可见铜匠艺人的精湛技艺。当然，“刮浆刀”间或也有其他款式，多为小动物图形。

大同还有一种称为“令箭刀子”的铜器，过去几乎家家必备。“令箭刀子”的主要用途是刮婴儿尿布上的便便。“令箭刀子”的大体形状与“刮浆刀”酷似，只是形体更加圆润。

老物件

“刮浆刀”和“令箭刀子”

刘印军

印记山西戏曲



晋剧

晋剧 晋剧，亦称中路梆子，是山西主要剧种之一。它与蒲剧、北路梆子虽属一个派系，但各有不同。晋剧形成于晋中一带，主要流行于晋中盆地，晋剧在吸收了晋中祁太秧歌和蒲剧梆子腔艺术营养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。晋剧的足迹远涉内蒙古、陕西、甘肃等地区。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及冀西井陉一带，已成为主要剧种。

晋剧的唱腔一般分为“平板”“夹板”“二性”“流水”“介板”“导板”“滚白”七种板式。每种板式又有许多变化，唯美的唱腔，极具强大的感染力，独特的风格，赢得观众厚爱。代表剧目有《打金枝》《明公断》等。

文/篆刻 李泽峰

民间综艺

“手帕鼠”

郝妙海

上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们，上衣兜里，都装着一块小手绢。这些小手绢，有的是买的，有的则是一块裁成方形的花布。每天进教室前，值日生还会检查，看你的手绢带了没有。那时的手绢，是一件讲不卫生的标志物。同时，这块人手一块的手绢，也是孩子们的一件玩具。玩“丢手绢”，自然离不了。如将其四个角各拴一根细绳，然后将绳头系在一起，吊个小石块，就是一个“降落伞”。课间，到操场上，将其使劲扔到空中，看着它晃晃悠悠落下，十分有趣。若用它叠一只小老鼠（我们叫老鼠为“猫姑儿”，“手帕鼠”这个名字，是我写此文时临时起的）来玩，同样也很有趣。

首先，将一块手绢铺开并抚平，将两角对折，成为一个等腰三角形；再将底边的两角向中折回；然后将底边向上滚卷，滚卷到一半时，将手绢翻个身，二次将底边的两端向中折回，这样，在底部就会形成一条缝。此时，将顶端那个角反卷回来塞入这条缝中，再将另一边的一条缝向外翻，直到一开始折回去的两个角全部露出来。最后，将两角款款拉出，一个角挽个小疙瘩作鼠头，另一个角作鼠尾，中间圆滚滚的部分作鼠身，一只活灵活现的“手帕鼠”便完成了。

将这个“手帕鼠”置于左手掌中，头朝掌根即手腕，用中指拨拉鼠尾，就好像老鼠要动了。用右手摩挲老鼠，并轻呼“猫姑儿猫姑儿钻洞来！”这时，左手四指猛地一勾，“手帕鼠”便会向前窜出，若能正好钻入袖筒内（那时孩子们袖口都较宽），游戏便圆满结束。无论玩的还是看的孩子们，都很高兴。



传记

小才难大用，典校在秘书。

茅屋四五间，一马二仆夫。

俸钱万六千，月给亦有余。

既无衣食牵，亦少人事拘。

窗前有竹玩，门外有酒沽。

何以待君子，数竿对一壶。

请看，有俸禄，有竹园，有诗酒为伴，科考前经常“借驴”用，现在有马可骑，还有两个仆人打理内外杂事。“俸钱万六千”，应指一万六千文铜钱，依照唐时一文铜钱折合人民币三毛钱计算，九品校书郎的月俸约合四千八百元人民

币，生活条件大为改善。当然，如此换算方法不一定得当。

白居易善于将日常生活诸事用诗文形式详细记录，世人说他“诗魔、诗癖”，“喜文嗜诗，自幼及老”，他在《山中独吟》中表白：“人各有一癖，我癖在章句。”又在《醉吟先生墓志铭并序》中评论自编文集：“凡平生所慕，所感，所得，所丧，所经，所逼，所通，一事一物已上，布在文集中，开卷而尽可知也。”于是，白居易的人生便一字一句定格在诗文笔端，直到七十五岁去世那年，还在“走笔还诗债”。他这种不到闭目咽气决不停歇的吟歌状态，为后世留下诗作三千余首，在唐代诗人中雄冠第一。白诗涵盖意义至为广阔，陶渊

■ 作家出版社

33

赵瑜 著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

明的“为人”，谢灵运的“心素”，李白的“浮世谪仙悲”，杜甫的“暮年逋客恨”，良臣国栋的正义疾呼，文人雅士的凄婉趣味，宗教信仰、时代风云、市侩庸习，还有传统文人心底深处复杂微妙的惆怅、虚荣、徘徊、逃避，在白居易厚重的遗存之中，都可以得到领略和感知。

■ 希望出版社

33

曾有情 著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

穿一双里面带羊毛的大头鞋，十分笨重；戴一顶军用棉帽，护耳可以放下或收起。棉帽也就是老照片上雷锋戴的那种，因此，地方人员俗称它为“雷锋帽”。

穿上军装，小扎西那一头乱糟糟的长发与军装极不和谐。赵照找来哨所的理发员，给小扎西理了一个小平头，看上去

既清爽又精神。

自打小扎西能够下地之后，便拄着那根铁锹把儿拐棍，一瘸一拐地挪出宿舍，站在操场边上，看林海平带着兵们出操、训练、唱歌、整队去饭堂吃饭。他们立正、稍息、敬礼、向左转、向右转、向后转、齐步走、正步走、跑步走，小扎西看得津津有味，看得热血沸腾，看得怦然心动。

赵照说，小扎西那副模样，拄着拐棍像一个伤兵，一副孩子气的娃娃脸又像一个小兵，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装还像一个老兵。

像伤兵，像小兵，像老兵，一个“像”字已经确认小扎西终归不是兵，可他又身处一个小小的边防哨所，感受着火热的军旅生活，让他不得不重新

审视和思考自己的成长和归属。以前从来不去考虑的问题，陡地变得现实、紧迫和严峻。他在怀念阿爸阿妈的同时，这个问题就一直缠绕着他：我该去哪儿？没有羊群，我还回得去牧场吗？没有阿爸阿妈的我，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？

小扎西庆幸自己被金珠玛米所救，从此走进了这个边防哨所。他以前也偶尔见过金珠玛米，听过不少藏族同胞说金珠玛米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他从小就喜欢唱经典歌曲《金珠玛米亚古都》（解放军好），如今金珠玛米成了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亲身感受到了金珠玛米真的“亚古都”，确实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他感恩这群特殊的人。

小说